

這都市 文瓦希里

瀛苑副刊

在都市，最夜的地區，最暗的角落，最豔的場所，最瘋的旋律。

有人在這裡尋找杜絕寂寞的良藥，有人在這裡找尋逼近孤獨的管道；有故事的人來這裡延續劇情，沒故事的人來這裡編輯可能的默劇。從一片燈紅酒綠裡得到另種想像，想像自己在宿醉裡得到一種得不到的慰藉：談笑、搖擺、沉悶、靜默，從眼神的一個抖動，軀體的一陣不規則律動，將僅存的生命價值拋擲在一片昏沈迷離的紛彩絢麗中，用殘餘的最後一眼餘波勾勒出另一篇沒有結局的風寐韻事。享受了性情的撫慰與纏綿，諷刺在那一夜陌生的傷感之間……妳用甚麼眼光看待自己的價值？他又用甚麼樣的標準衡量彼此的距離？

瘋狂了一整夜，有誰看到了甚麼得到甚麼？

放逐了一整宵，有誰失去了甚麼放棄甚麼？

翻過身，從壓下鬧鐘惱人的鈴聲到驚醒自己躺在連自己都陌生的床沿，才慢慢卸下濃妝，洗滌渾身的煙硝味；然後趕在清早的第一班列車上，擠壓著滿載疲憊的軀殼裡那根本喪失生活本領的靈魂。於是，在睜開眼的下一秒間，在錯過原該離站的下一刻裡，花5分鐘問問自己：「我是誰？」然後再花15分鐘給自己找一個名字、一個稱呼、一個身分、一個頭銜，從一張名片裡去確認自己的地位，從他人的言語裡發現自己的生存，直到清醒後才赫然想起，原來自己是一個人！

進了辦公室，跟一個個喊不出名字的同事寒暄問暖，著手收拾起昨夜下班前散落桌面的文件夾，用滑鼠在螢幕上來回點選「Page up」和「Page Down」的按鍵假裝忙碌

，反覆走動在茶水間與辦公桌間那杯永遠放不涼的咖啡。我們用生命去周旋時間，為薪資去耗竭生命，期待把自己再度丟回夜裡的那個另個面具的自己，然後想像，想像著誰會是下一個走向吧台點杯龍舌蘭的過客？於是期待，期待在哪一天世界的眼光將注目在這角落的殘影上？

用11個鐘頭的白晝囤積生命的力量，再用11個鐘頭的黑夜耗盡庫存的精力；在天明的時候虛偽面對生命的接觸，用夜盡的時刻戴上面具接觸另個尋找寂寞的人皮。最後，留下些許的真實給自己，讓自己躺在沒有生命的房裡，讓自己沉睡在沒有回應的空間，等待著發現昨夜不經意滑落的傷心，等待著在淋浴時遮蔽自己眼淚的不知所措；沒有誰聽見那顆想飛的心，沒有誰注目到那張蒼白枯寂的臉，只有把另一個自己投入另一個以為可以尋覓到奇蹟的世界裡，用灰暗的顏面把自己包裝成一個彼此推銷的現代產品，也利用灰暗偽裝成自我刻意隔閡的保護色。

等到了曲盡力竭，燈熄酒怯，才從鏡中瞧見一個連自己都陌生的顏容，後悔著那燃放生命光彩後落下的殘燼……

2010/09/27